





上海療肺久咳丸  
每瓶大洋五角  
無論初起久咳一服  
此丸馬上平喘止咳  
服上一二瓶斷根永  
不復發若無功効將  
原銀退還患咳病者  
不事此丸算第一缺  
點成都經售處  
東大街華通藥房中  
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總府街生生藥房春  
熙隆西段健華藥房  
嬉才太外史真正妙  
滑稽處方笑掉描寫  
香艷細膩並不俏男  
女都可看老幼都可  
識成都社會照幕盡  
知道書存無多要買  
請早  
每部定價四角  
本報代售

光明影院  
南國之春  
包廂四千六  
男賓堂座二千四百  
女賓樓座二千四百  
幼孩位從二千二百  
智育影院  
國曆九月二十二號  
特映  
明星公司偉大出品  
歷史戰爭有聲巨片  
萬里征魂  
小舞台  
唯一無二特別戲園  
梅亭宴  
票價每位二百

第十

劫囚車永壽脫險  
盜跡竊方改駕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原來李育，正在下面，乘其尚未站穩，一腿打倒。按翻在地。立時用繩綁了。前來稟報徐公。徐公吩咐李襄將刺客代到書房。我要親自審訊。李襄應聲出來。徐公也步至書房。護衛同立兩旁。燈亮高照。如同白晝。徐公坐定後。李育擁着刺客。走進房內。將腿一拍。喊聲跪下那刺客便直挺挺的跪下去了。徐公見他。面如紅棗。鼻闊口。氣宇昂藏。並非行刺之輩。料想必有隱情。不禁起了憐才之念。便道好漢姓甚名誰。住居何處。素無怨仇。因何刺殺本使。想必受了刁唆。你快從實供來。言罷只見那刺客抬頭望見徐公。這種威儀。令人肅然起敬。頓時答道。小人無識冒闖行台。罪該萬死。望乞大人施恩。小人原本江南鎮江府金潭縣人氏。姓張名超。每年替人保標。盡在江湖行走。一年行至山東。害了一場寒病。同伴不能相顧。竟自保標而行。小的病在店中。舉目無親。日食難度。遍計醫藥。店主不體容留。強迫驅逐。小的無奈。扶病出店。倒臥街側。自分死於他鄉。誰知遇着永壽。大施側隱。立命店家。請醫診治。盡心調護。所有用費。一概承當。小人賴此。才得病好。繼後到廟。致謝告辭。又蒙他贈送路費一百兩。小人回到鎮江。恰值母親病危。旋即身亡。所有喪葬之資。皆靠此路費捱搗。小人因此感恩。時圖答報。前由鎮江來此。本想到寺去看候他。誰知行至長興。就聽見路人傳說。節度使徐大人。將他拿獲。已解往長興行臺。小人聽了。甚是着急。今夜來在行臺。不過是探聽虛實。小人實不敢行刺大人。還望大人恕罪。說罷。叩頭不已。徐公聽他說完。立命鬆綁。心中暗暗稱羨。真不愧英雄本色。知恩報恩。雖然桀犬吠堯。也是各為其主。便把永壽的惡跡。略述大概。便向張超道。好漢認賊為父。原本不知底細。現在話已說明。本使恕你無罪。你即速回鎮江去。不可在此逗留。你快去罷。張超這時。感激徐公。殺之恩。聽得永壽如此萬惡。更是佩服徐公。清廉正直。深恨自己孟浪。險些誤殺忠臣。一時愧悔交集。不由五體投地。接連叩頭道。大人如此厚恩。對待小人。倘蒙大人不棄。願效犬馬之勞。報了大人的恩。小人才去。徐公點頭道。既是如此。這裏有名旗牌。就委好漢屈居張超萬般不允。說是無功受

寶連寺

紀實  
短篇

寶蓮寺

自歐風東漸，發明理化科學，學者專主實驗而薄虛無，于是儒釋道三家之術，涉於理想者，漸至落伍，尤以佛教爲最衰微，不但明心見性之淵微妙理，無人研究，即如因果報應，粗淺之說，亦視爲迷信而不屑道，蓋物極必反，盛極而衰，理勢如此，無足怪者，方其極盛時代，方丈之貴，幾至皇帝等尊，坐受王公跪拜，而世不以爲怪，交通要津，賈官鬻爵，

敞深邃，寺內有子孫堂，堂有睡佛，赤足跏趺，覆之以衾，爲婦女求子嗣者祈禱之所，堂之傍多設淨室，求子嗣者，參拜睡佛之後，必在淨室留宿一夜，或數夜不等，始驗靈驗，淨室嚴密，只由于孫堂而入，除外別無門戶，可以旁通，將留宿之夕，先由其夫入內，裸視一週，然後入宿，且由夫男居於戶外，靜聽聲息以示正大，故人皆不疑怪，必少壯女子而無疾病

飛俠十三娘

其尤不肖者，則竄地藏姦，私匿軍械，姦淫良家婦女，窩庇巨盜，練習技擊，借交報仇，視爲常事，盡釋嫌其事之尤離奇者，以爲酒樓茶餘之談助云，衡州某縣有某運寺者，地方宏闊，武術劍俠，長篇小說，正在這時了火紅光，各各大躍若驚，一見無諱，頭

見他執意不肯，也不好勉強，便吩咐蕭方李義，將他代下去。遇有相當差事，隨營一同辦公就是。張越這才站起，同定出來。又與蕭李等，閒談一陣。甚是投機。彼此恨相見晚。到了次日，蕭方聞着無事，知道徐公。一時不能起身。心想趁此回潮陽鎮去。料理一番家事。便向徐公說明，出了行囊。向潮陽鎮而來。誰知離城不遠，就遇着永壽，在此行劫。他因聽得響鈴響亮，馬蹄聲，甚是忙迫。不知何故，急升樹頂，看個詳細。正見永壽追捉少年，適逢趕到跟前，將馬尾抓住，舉刀刺殺之時，蕭方看得準確，一彈正重頭上，將包巾打落。蕭方看出，是這孽僧。心中大喜。飛步下樹，跟蹤趕來。不到三里，前面已匯大河，永壽急縱身下水。蕭方趕到，知他下水，但逼視河中，不見動靜。只當他落水斃命。便回轉來。見着這一老一少，正勒馬立望。一見轉來，老者翻鞍下馬，連聲致謝。說道：若非相救，險遭不測。請問壯士姓名。現在作何貴幹。蕭方道：有甚麼貴幹，實在愧得很。一事無成。兩鬢飛霜，爲生活計，開了一座棧房。在潮陽鎮上。有時替人保標。往來各處歷盡風霜，都爲衣食奔忙。今日遇着這個賊禿，實在湊巧。可惜未曾將他擒住。若我早認識了他，定難逃脫。二人齋聲道：這賊是誰呢。蕭方道：二位不知。前日我同節度使徐大人，業已將他拿獲。他是慶豐寺的方丈和尚。名叫永壽。平日專恃盧米兩家勢力，無惡不作。積案如簾。徐大人私訪聚賭，才將他捉倒，并把他寺惡僧。一網打盡。誰知他的黨羽衆多，竟在半路，將他劫去。只當他已遠走高飛。那想就在附城，攔路行劫。不是將頭巾打落。我還認不清。早知是他。再一彈子，結果他的性命。除去大害。不怕兩位見笑。舉行一些須小本領。江湖上竟讀號。金彈子蕭方。不才就是愚下了。請問二位。貴姓尊名。到這裏來有甚麼貴幹。那老者答道：我姓羅。這位是馬三公子，我們是到山東來游玩泰山。瞻望孔林的。不想在這裏，遇着匪人。得識蕭壯士。實爲萬幸。那少年道：蕭壯士真正豪爽。古道熱腸。令人敬佩。我同節度使，最是相契。這裏有封書信，煩蕭壯士轉交。就說我們，稍遲幾日。定到濟南相訪。說着，在布包裏面，取出一張，似信非信的一張紙來，交與老者。老者接過把筆墨取出，寫了幾個字。交與蕭方。蕭方認不得字。接過便揣在懷裏。這才大家分別。二人上馬去了。原來這老者，乃越國公羅燕，少年正喚

未完

者，始准入宿。○頗有驗者。故中年婦女無不者，趨之若鶩，香火特盛一時也，不知淨室之下，別有淨室。佈置華麗，燈光如白晝，淨室地面鋪鐵板，鐵板之上，復蓋以磚，與尋常地面無異，鐵板有機，可以開闔，挈去鐵板梯則有可緣之以上下，夜深人寂，僧人必至尋樂，如妓室焉，婦女留宿，必被其污。無能免者，僧至，即授以種子藥丹，令服之，即變易常性，雖貞靖幽閑之女，亦同法合污，不以爲恥，婦女既歸，無敢對其夫言者，其淫蕩婦女，尤視爲行樂之秘密場。相見恨晚，代爲引誘，良家婦女，藉求嗣爲名，至此取樂，故愈引愈衆。日久而事不洩也，縣長林某，性聰，察發奸摘伏如神，留心民事，常以搜探秘密爲務，初，車欲察其內容，深疑之，數人，極其妖冶，令往參神求嗣，瀕行戒之曰：「今夜汝留宿於此，苟有僧至，汝勿却也。」虛與委蛇，潛以朱色或墨汁塗其頂焉，妓如其言。正與僧繡綵，厚意纏綿，僧大樂之。翌日，晨光曦微，寺門初啓，縣主即排導而來，入寺禮佛，內寺衆僧凡百餘人，皆狼狽而趨，不暇梳洗，便穿圓袈裟，戴僧帽出謁，揭帽視僧，即紅頭黑頭者，雖其親屬焉，與僧繡綵，厚意纏綿，僧大樂之。翌日，晨光曦微，寺門初啓，縣主即排導而來，入寺禮佛，內寺衆僧凡百餘人，皆狼狽而趨，不暇梳洗，便穿圓袈裟，戴僧帽出謁，揭帽視僧，即紅頭黑頭者，雖其親屬焉，

十三娘

一二九

單人從帶着兩個隨身丁壯，站在牆上，直挺挺動也不動，到待三更以後，天氣愈冷，巡夜的匪徒漸漸稀少，有的替班休息，有的躲在營門下瞌睡，

頭一個匪營中，突然發起火來，捻匪毫不覺察，不多片刻，東北面匪營又起

的聽見，大聲呼喊衆匪在睡夢中驚起，只聽說營中失了火，不知在那一面

長腦的跑到營外，抬頭一望，不但西南東北兩面，四面八方都是紅光，衆

好，只在火光中亂竄，還是頭目有些主意，

有人暗中放火，立即發下號令，不許驚擾，違者立斬，衆匪各各歸營，寂靜

號令，每營十停人數，以五停守營，三停救火，四停整隊站立。